

石笥遗作知多少

林从炯生前留下多少诗作？不同资料所载多有不同。

据清末民国瑞安乡贤张桐撰《林石笥先生行状》载，林从炯著有《玉甌山馆文集》四卷、《诗集》十卷、《承德府志稿》四十八卷，奏稿、笺牍、家书若干卷。作为林家女婿、百多年前的张桐先生在妻兄林骏去世后收藏了这些遗作。不过笔者所见《行状》是张桐三十多年后修改、誊抄的文稿。与其初稿为基础整理的《两浙轶闻续编》三十五卷《林从炯传略》所载“《文集》四卷、《诗集》九卷”有所不同。

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刻本载，林从炯遗著除编修的《承德府志》稿外，有《玉甌山馆文抄》一卷、《诗抄》八卷、补遗一卷、奏稿笺若干篇藏于家。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编纂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，从炯存世的《文集》已经“缩水”。

而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抄本云：“存集稿《玉甌山馆集》，见《经籍门》。”

2003版《瑞安市志》则说他著有《玉甌山馆文抄、诗抄、补遗》十卷，又搜集卓敬遗著及名家悼念诗文，刻为《卓忠毅遗稿》三卷。

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所说的《经籍门》，即孙诒让先生编纂的《温州经籍志》。查温州文献丛书孙诒让撰、潘猛补校补的《温州经籍志》，载文集四卷、诗集九卷，与《两浙轶闻续编》所载一致。而潘先生按语云：从炯先生的《玉甌山馆诗抄》温州市图书馆藏玉海楼抄本，但缺卷一、卷二，而张桐先生手抄本、乡著会抄本《文抄》俱缺；温图另藏有《石笥家书》三卷；并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《林石笥遗稿》不分卷抄本一种，温图又藏竹缘先生之子小竹手抄本《玉甌山房诗文集》不分卷，“未悉即为一书否”。

而本人通过相关网络和机构检索查阅，发现《玉甌山馆诗抄》有多个版本和抄本：温州图书馆有两个版本，分别为分体编排的四卷本和编年编排的八卷本；浙江图书馆藏有分体编排的五册八卷。

温图分体编排抄本有两个，一个是民国抄四卷本，收诗171目196首，共分三册：首册为目录，但缺失卷一内容；二册为卷一、卷二；三册为卷三、卷四。根据首册目录，缺失部分为五言律、七言律、五言绝、七言绝及补遗。另一个

张桐两编玉甌诗

张桐(1860—1942)，字震轩，号真侠、真夷，瑞安汀川里人，家居杜隐园，晚年自号杜隐主人，系清末民初温州著名教育家、文史学者，工诗，其《杜隐园日记》是研究清末民初温州地方史的重要文献，另有《杜隐园诗文集》。

张桐对林从炯的诗文颇为推崇，在其所撰《行状》中说：“体格词藻，皆足追配古人。”他在光绪十四年正月应林骏属题《云江泛雪图》诗中云“君家工吟推石笥，酒社文坛张赤帜”，而在另一首诗中则说“石笥清澜诗杰”。

林骏系林从炯的曾孙。他在《玉甌山馆诗抄》跋中说，曾祖林从炯客死京华，“身后遗书，遂零落不可问”；祖父学廉从各处网罗散佚，《玉甌山馆诗文集》十得其八九；父亲竹缘珍藏篋衍，不敢轻出示人。光绪甲申(1884)，竹缘辞世，林骏闭门守制，“乃得尽发先曾祖遗著读之”。“窃念先曾祖同时契友，如青田端木国瑚之太鹤山人诗、同邑方成珪之宝砚斋诗、永嘉陈舜浚之茶话轩诗、平阳汤华文漪之逢原斋诗，皆先后刊行，独我家玉甌山馆沉埋几及百年”，他于是“屏除人事，钩稽挑比，阅月而清本克缮”。这应该是最初的《玉甌山馆诗抄》。

林骏因家贫无力梓印《玉甌山馆诗抄》，并于宣统元年(1909)十月因病撒手人寰。林从炯的手稿包括诗文、家书等之后一并归到张家。

对于《玉甌山馆诗抄》，张桐数十年



温州图书馆藏八卷本

浙图藏十卷本

是借籀园本抄的二卷本一册，内容为卷一和卷二，收乐府、五古诗79目93首。

温图编年八卷本有玉甌山馆抄本(稿纸为玉甌山馆专用笺)、清抄本及民国乡著会抄本。玉甌山馆抄本共收诗477目793首，分四册：首册为目录和卷一，二册为卷二、卷三，三册为卷四至卷六，四册为卷七、卷八。从目录可知此八卷本为诗集完本。清抄本及民国乡著会抄本无目录。

浙图五册八卷应为十卷本，首册为张桐撰《行状》、林骏撰《跋》、张桐朱书《跋》和目录，后四册各为两卷，共八卷，但从目录可知，完整版应为十卷(这与张桐日记所载“六册”是对得上的)，即缺失最后一册卷九、卷十内容。不过根据目录，其诗作均可从温图编年八卷抄本中找到，也就是说，该版本可以补成完本。

温图《玉甌山房诗文集》共收诗63首、残诗14首，其中12首(含残)为其他诗集所无者，均为无题诗。

温图还收藏有《玉甌山馆文集》清抄本、民国乡著会抄本一卷和《石笥家书》民国抄本三卷。《玉甌山馆文集》共收文章23篇，《石笥家书》三卷，实则系不分对象、不按时间的不分卷本，共收家书82封。

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《林石笥遗稿》，笔者托人查阅，遗憾的是没找到。

石笥遗作知何处 真侠曾辑玉甌诗

■陈增童

瑞林的林姓有多支，有清一代出现不少名人，林从炯即是其中之一，而现今人们已多不知晓。

林从炯(1779—1835)字子朗，号石笥，为明末名士林增志一族后人。从炯初名佩金，号鱼亭，充选拔贡生后乃更名。其书斋名玉甌山馆。十五岁补县学生，道光辛巳(1821)参加顺天恩科乡试中举，充国史馆誊录，议叙得知县。曾追随山西静乐李奎宣，诗名响遍南北。曾应聘编纂《承德府志》稿。乙未(1835)夏，他病歿于京邸，享年五十有七。

张桐在民国二年十一月初五的日记载：“读《玉甌山馆诗抄》。是诗为林石笥先生大著，先友林君小竹曾将诗稿目录编年，惜无力付梓，沉沦百年。予忝属葭末，窃有意抄缮定本，招服付之石印，以永其传。”而其在民国十七年七月初二写给瑞安老乡林大同的信中说：“先生(指林从炯)手抄原稿，大半散佚，虽经鄙人重为理董，囑儿辈抄作两份(一编年，一分体)，然脱尚多……”也就是说，张桐将林骏辑九卷编年诗集整理成编年八卷、分体十卷两个版本。

同庄着意助刊刻

翻阅《张桐日记》，可知张桐对《玉甌山馆诗抄》的刊印真没少费心费力——收集增补诗作，让儿子誊抄校录，与友人讨论费用，找人帮忙出资，并有过一次最接近成功的可能。

他曾找过温州林薰。林薰(1867年—?)，永嘉县(现温州市区)人，清宣统三年(1911年)，购得位于温州的浮泚旧址作为住宅，修缮后仍命名为“浮泚”，并自取号为“浮泚”。林是张的故交，光绪廿三年(1897)张省试时，曾与林会於沪上，并相游宴。后张曾囑林代为印行玉甌诗，而林力辞不能任。

民国六年(1917)十二月初四，张桐写信给林，又提及梓印玉甌诗之事：“舍亲《玉甌山馆诗集》吉光片羽，沉霾者几及百年，倘足下曲体宗谊，倡捐刊资，付刻寿世，非特舍亲子孙受存均感，即葭末如弟当亦为之九顿首也。诗稿八册册上留览……”

这天的日记又载：“是日收到林浮泚《孤山放鹤图题券》一纸，盖予送伊《哀普济》诗并赠以《玉甌山馆集》六册。”

五个月前，张桐曾对诗集作了一次点校，根据日记记载，所校诗集当为八卷本。而日记中提到的前赠林薰的六

册诗集或为十卷本。

这之后，张桐与章味三、杨绍廉等人商讨过印书之事。

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张桐收到林大同杭州寄赠的《温州同乡会第五届报告录》，内载林石笥先生遗著存张家未刊，曾托永嘉林浮泚代刊亦未遂愿云云。张桐说：“按此事予向未笔墨宣布，何林君乃详知之，述于其《截止水斋谭屑》中，亦足见林君之留心故乡文献也。”林大同(1880—1936)，字同庄，瑞安人，宣统元年(1909年)日本留学归来后，历任浙江水利委员会技正兼主任、浙江水利局局长兼钱塘江岸工程处处长，并多年担任温州旅杭同乡会副会长、会长、常务委员。

次日，平阳刘绍宽来函，提到林大同有函给他，说不日回里，将代刊《林石笥先生诗文集》。这对张桐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。

次年六月廿九，张桐在日记中载：“前日接到杭州林同庄信，言将为石笥公《玉甌山馆诗》付刊，乞予将藏本寄去，云云。俟另日作函复之。”这表明经林大同的努力，《玉甌山馆诗》刻印被排上议程。

长憾诗集难寿世

刻印书籍的主角，应是温州的黄群。黄群(1883—1945)，原名冲，字旭初，后改名群，字溯初，祖籍平阳郑楼，生于永嘉朔门(今属温州鹿城区)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回国后投身政治活动，后转向实业与公益事业。1928年至1935年间，他出资刊印《敬乡楼丛书》4辑共38种289卷，收录宋至清代温州学者著作，分赠国内外图书馆。此时他正在搜访乡邦文献，而林大同作为温州旅杭同乡会负责人，恰恰起着桥梁作用。

七月初二，张桐复函林大同云：“初拟详译捐刊，而误托浮泚了无表示，继与故友杨君志龄谈及，志龄言，黄君溯初正在搜访乡邦文献，请速清缮寄赠。而艰于经济，迟迟未钞，致违宿诺。近承革命，势难久延，容俟校清《诗集》，先行寄奉登记。至《文集》《家书》亦须雇人另抄。恐未能一二月藏事……”

为此张桐再次集中精力点校《玉甌山馆诗》。从日记中可知，他自初五至十九日点校诗集，二十至二十二日校抄曾经孙诒让先生“点定”的《石笥先生行状》，二十三日题组诗八首，其首诗云“卅八年前手稿藏，蹉跎岁月鬓成霜。而今发篋重钞缮，老眼模糊字欠庄”，感慨岁月流逝；而末首“儒侠真继霖山，一廛百宋富娘环。诗篇珍重鳞鸿寄，大雅扶轮仗鲁般”，则是赞林、黄之义举。

之后他再抄《石笥先生行状》、林骏《玉甌山馆诗集跋》及题诗，并于廿六日写信给林大同：“石笥《玉甌山馆集》六册，刻照先生手写原稿，校补订正，堪称足本。兹特专邮奉上首册，《行状》后附俚句数绝，聊记今昔情事，以当面谈，不足言诗。贤侄阅过本后，交黄溯初先生

请其另抄发刊。否则托沪上书局用仿宋排印，亦可。其版权归己，归局贩卖流通，祈贤侄与黄君酌之……《诗集》付梓，已足慰先生在天之灵，传世固不贵多也。”次日，信和诗集挂号寄出。

然而最终还是功亏一篑。据说是因为篇幅过大，黄溯初担心印制成本高，因而没刊印。《张桐日记》民国廿一年三月廿六载，他致函儿子张崑，信中说：“据说黄氏《敬乡楼丛书》尚仍进行，惟《玉甌诗》翻嫌分量过多缓刊。又言诗须甄择，方可灾梨云云。所见未尝不是，但表彰前辈著作，与其见而废之，毋宁过而存之，林君此言，恐亦非由中之论也。”或是张舍不得“甄择”，加上后来黄经营的企业倒闭，《玉甌山馆集》最终就没梓印了。

从稿本看出，温图八卷本是寄给林大同诗稿的母本，其上有许多修改、标注、眉批等，为张桐手迹；而浙图藏本，即是张桐寄给林的稿本，封面上有张的手迹，首卷内张题诗朱书并盖有“真叟诗词”白文印，只是后来缺失了第六册卷九、卷十。

而浙图稿本首卷扉页上有一白文印“杏脚陶承杏印”，从中可知其曾归藏书家陶承杏，后被捐给浙图。

诗集不能付梓，是张桐先生和林家的遗憾。而一稿本最终归到浙图，被厚厚的樟木夹板保护；其他稿本保存在温图等处，其中民国乡著会抄本已经影印出版，亦可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。



扫一扫，看电子版

[延伸阅读]

- 李奎宣(1758—1817)，字伯宣，号石农，山西静乐人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进士，历任刑部主事、浙江温处兵备道、云南按察使，官至四川布政使。任浙江温处兵备道期间废止杂税、抗洪赈灾，整顿治安振兴文教，与前任秦澹并称“前秦后李”。
- 林骏(1863—1909)，原名宝熙，字简云，号小竹，林从炯曾孙，廪膳生，曾为瑞安孙锵鸣家塾教师。有《颇宜茨室日记》和《颇宜茨室诗稿》存世。
- 陶承杏，字杏脚，祖籍绍兴，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，有着“营造建筑师”的称号。他曾开设陶鑫记营造厂，建了不少风格独特的杭州名居。他为自己也建了藏书楼，雅号“杏轩”，藏书逾万卷。1995年，85岁的陶承杏辞世，藏书捐与浙江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融媒体新闻中心 瑞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